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七

湖西閻鎭珩輯

禮制考

凶禮通論

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救患分裁　小宗伯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膳夫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天裁日月晦食地裁崩動也大故寇戎之事　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大裁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　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鎭五嶽崩大傀異裁諸侯薨令去樂傀猶怪也大怪異裁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霣及震裂爲害者去樂藏之也　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　曾子問曰

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眾孔子曰四太廟火
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
禮廢者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
廢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則廢
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當祭而日食大廟火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
殺則廢接祭而已不迎尸也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則廢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天子
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
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
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
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

祭于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魯莊公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肆者何跌也跌過度大省者何災省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月省吉事不忍舉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時魯有夫人之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蓋君踰月而后舉爵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于臺鮐始也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絳人曰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車無文徹樂出次

舍郊于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遂以告而從之　子路去魯謂顏回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展省視也又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鼓鐘杜蕢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雜記曰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　朝夕哭不辟子卯凶事不辟吉事闕焉諸侯子卯稷食菜羹忌日貶也

顧炎武曰甲子乙卯但言子卯古人省文也翼奉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　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　大府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給凶禮之五事　職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含襚賵贈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　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趨其事謂王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　雜記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言五者相次同時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賓立門外不當門　主孤西面立于阼階下　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　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　弔者入主人升堂西

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東面朝服告鄰國之禮也以東藏于內也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亦于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授襚者以服者賈人宰夫五人舉

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亦西面者亦襚者委衣時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輈轅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親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于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鄉殯將命則將命時立于殯之南面宰夫宰之佐也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賵者出反位于門外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爲哭耳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

覵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使某毋敢覵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使臣某毋敢覵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拜客謝其厚意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承讀爲贈正正禮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後路貳車行在後也臣致襚于君則曰致廢衣于賈人言廢衣不必其以斂也賈人知物善惡敝者曰襚君無襚大夫

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　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　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　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　朋友襚親以進　親者兄弟不以襚進不執將命者以即陳而已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朋友親襚如初儀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升降自西階以東　臣爲君喪納貨貝于君則曰納甸于有司甸謂田野之物　賵馬入廟門以其主于死者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以其主于生人喪者非尸柩之事不親也舉之舉以東也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　知生者賻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　公

賵元纁束馬兩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

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　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　書賵于方若九若七若五

主人之史請讀賵　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　賵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禮必請而後拜送　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元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　知死者贈凡贈幣無常　爲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　含者何口實也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文家加飯以稻米　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其尊之義也　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

歸之非正也禮含賵禭各異人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
用也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成風之禭最晚矣秦自敗于殽與晉爲仇乃始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
不責晚賵以早乘馬所以助葬成風未葬故書早而含以晚已殯故言晚諸侯伐
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襄公朝于
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
巫先拂柩荊人悔之巫祓桃茢君臨臣喪之禮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
容居來弔含弔含且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王其使容居以
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
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徐君言此天子使大夫辭諸侯有司拒之王
有姻婭晉使趙成如周弔且致襚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
襚禮也秦欲通敬于魯故追賵僖公并及成風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

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也凡襚以斂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君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武氏子來求賻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伯高之喪孔氏之

使者未至（謂賻賵者）冉子攝束帛乘馬以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前日君所使舍已）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騑馬曰驂）子貢曰于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于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婦人無謚以字配姓）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諸侯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豫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而來賵）

仲子者桓之母也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禭（賵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禭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

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

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宋景曹卒宋元公夫人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　唐制賓有賵者既祖奠賓立于大門外西廂東面從者以篚奉元纁立于西南以馬陳于賓東南北首西上相者入受命出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敢賵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執篚者奠取幣以授賓牽馬者先入陳于輴車南北首西上賓入由馬西當輴車南北面立內外止哭賓曰某謚封若某位將歸幽宅敢致賵乃哭內外皆哭主人拜稽顙賓進輴東西面奠幣于車上西出主人拜稽顙送之　宋制凡近臣及帶職事官薨有喪訃及遷葬皆賜賻絹自五百匹至

五十匹錢自五十萬至五萬又賜羊酒有差其優者給米麥香燭自中書樞密而下凡執事禁近者亡歿及父母近親喪皆有贈賜宗室期功袒免乳母殤子及女出適者各有常數其特恩加賜者以輕重爲隆殺熙甯七年定新式兩府使相宣徽使幷前任宰臣聞疾或澆奠已賜不願敕葬者並支賻贈餘或澆奠支賜或敕葬者更不支賻贈前兩府如澆奠只支賻贈加絹一百布一百羊酒米麪各十在外米支白秔米麪每石支小麥五斗酒支細色諸文武臣致仕身亡者依見任官三分給二

右贈喪含襚賻賵奠贈白虎通贈襚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爲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贈賵者何謂也贈者助也所以

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貨財曰賻車馬曰賵宰夫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旅冢宰下士）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于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也）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為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齊衰者奠（服斬衰者不奠避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服齊衰者不奠避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于祭乎（謂既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諸兄弟大

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于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于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于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儐相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適有喪者曰比適之也曰某願比于將命者童子曰聽事曰某願聽事于將命者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于司徒喪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爲執事來也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國昭子之母死問于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沾讀作覘猶覘國昭

（子自謂齊之大夫家有事人盡祝之）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時子張相）婦人從男子西鄉（非也）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

右執事（助奠助祭相禮治事）有若之喪悼公弔焉（魯哀公子）子游擯由左（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

喪祝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小喪亦如之　曲禮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適墓不登壠不歌（壠冢也墓塋域也）助葬必執紼（紼引車索）臨喪不笑望柩不歌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贏者）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必執紼（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非鄉人則長少

皆反偃遠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于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當爲祔 君若載而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後奠 君于大夫將葬弔于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宮殯宮出謂柩已在路退去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君弔不必于宮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 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魯文公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謂使大夫往也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 襄公三十有

一年滕子來會葬　葬晉頃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鄭簡公卒將爲葬除除葬道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毀

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産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　叔孫豹卒公使杜洩葬叔孫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　齊美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越疆送葬非禮也　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　吳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　唐制遣百僚會王公以下喪守宮先于主人第大門外設會弔者便次其日司儀令先于主人第

前寢庭北面重行設百官位以西爲上百官應會弔並赴集主人第門外便次各服素服司儀以次引入就班位立定司儀贊可哭百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儀贊可止百官在位者皆止司儀引百官行首一人升詣主人前席位展慰非應致敬者訖引降出又司儀引諸在位者以次立不致敬者出則立慰應致敬者再拜引退會葬禮同

右會喪送葬　荀子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　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爲緘然則厚

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云陳衣于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以昏殣如掩道路之死人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經杖也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夫是之謂至辱

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使往

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世婦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君弔介為主人君遇柩于路必使人弔之

上客臨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之阼階拜之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同日畢事其序則弔在前臨在後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

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　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不有廢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奉公弔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于路畫宮而受弔焉畫宮畫地為宮象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兌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蔽廬在君無所辱命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唐敕使弔諸王妃主喪守宮先于主人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次南向其日使者至掌次者引之次內外緦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立

哭于東階下婦人立哭于殯所如常儀使者素服出次司儀引立于大門外西東面持節者立于使者之北少退史二人對舉弔書案立于使者之南差退俱東面（城外者不持節）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免絰司儀引主人出門止哭迎于大門外見賓先入立于門右北面司儀引使者入持節者先導持案者次之內外止哭使者入門而左立于階間南面節在使者之東少南西向持案者立于使者之西南東面司儀引主人進當使者前北面持節者脫節衣史以案進詣使者前使者取弔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弔主人哭拜稽顙內外皆哭司儀引主人進受弔書退立于東階下西面哭持節者加節衣司儀引使者持節者先導持案者次之出復門外位主人以

弔書授左右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拜送于大門外使者退主人杖哭而入取弔書于階下升奠于靈東使人若須私弔則通名引入弔如常禮訖引出若朝使致賻賓至主人迎受如弔書儀唯賻物掌事者受以東東藏之也其賻物薄如受弔書儀敕使弔外祖父母喪后父母宗戚貴臣蕃國主等喪禮並同敕使致奠諸王妃主喪守宮設次同上儀司儀引主人以下俱就東階下位婦人就堂上位皆立哭使者公服出次謁者降公服引立于門西東面執事者陳牢饌于使者東南當門北向西上司儀入告主人同上儀謁者引使者入內外止哭使者升自東階立于柩東少北南面執事者以牢饌入升設于柩東西面南向司儀引主人升自西階立于階上當使者北面執事者酌酒西面奠于席退復位使者曰某封若某位將歸幽宅制使某奠主人降詣

階閤北面哭拜稽顙內外俱哭謁者引使者及從者降出復門外位初主人拜稽首訖司儀引主人退哭于東階下使者出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拜送于大門外使者還主人杖哭而入敕使致奠外祖父母喪后父母貴臣蕃國主等喪奠並如前禮

宋外國喪告哀使至有司次內東門之北閤太常卿奏請向其國而哭之五舉音止皇帝未釋素服人使朝見不宣班不舞蹈不謝或增賜茶藥及傳宣撫問卽出班致詞訖歸位大中祥符二年北朝皇太后凶訃遣使來告哀廢朝七日擇日備禮舉哀成服其日皇帝詣幕殿釋常服服素服白羅衫黑銀帶素紗軟腳幞頭太常卿跪奏請皇帝掛服又奏請五舉音百僚進名奉慰仍遣使祭奠弔慰天聖八年六月契丹遣使來告哀禮官定北朝凶訃宜于西上閤門引來使奏書令閤門使一員跪受

承進宰臣樞密使以下待制以上並就都亭驛弔慰眞宗之喪契丹遣使祭奠弔慰使副並素服由西上閤門入陳禮物于庭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于殿下再拜訖升殿侯殿上簾捲使副等並舉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引升殿西階詣神御座前上香奠茶酒讀祭文舉降階復位又舉哭再拜訖皇太后升坐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等升殿進書訖賜銀器衣著有差淳熙十四年金國弔祭使到闕皇帝先詣梓宮行燒香禮及使入門祭訖皆就幄舉哭陳設行事並如舊儀　遼宋使告哀儀皇帝素冠服使奉書右入丹墀內立西上閤門使右階下殿受書匣上殿欄內鞠躬奏封授宰相讀訖皇帝舉哀舍人引使者右階上欄

內侍跪附奏起居訖侍興立皇帝宣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使者跪奏來時皇帝聖躬萬福起退舍人引使者右階下殿于丹墀西面東鞠躬通事舍人通使者名某祗候見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再拜又出班謝遠接撫問湯藥再拜贊祗候引出就幕次宣賜衣物引從人入通名拜奏出就幕賜衣如使者之儀宋使進遺畱禮物儀舍人引使副西階上殿附奏起居訖引下殿于丹墀東西面鞠躬通名如告哀使之儀次引告登位使副奉書匣于東上閤門入面殿立閤使東階下殿受書匣中書令讀訖舍人引使副東階上殿附奏起居引下殿南面立告登位禮物入即于廊下橫門出退西面鞠躬附奏起居皆如畱遺使之儀乾興元年遣使告哀契丹又遣使以先帝遺物遺契丹事在遼

太平二年告哀使則薛貽府遣遺留物使則薛由也高麗夏國告終儀先期設使客幕次至日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狀先呈樞密院准備奏呈引告終人使右入至丹墀面殿立拜跪奏訖宣問若嗣子未立不宣問

明遣使弔喪儀前期設宣制位于喪家南向喪主受弔位北向婦人立哭位于殯北幕下其日使者至喪主去杖免絰衰服止哭出迎于中門外復先入就拜位內外止哭使者入就位稱有制喪主以下再拜跪乃宣制曰皇帝聞某官薨遣使臣某弔喪主以下復再拜禮畢內外皆哭使者出喪主至中門外拜送杖哭而入東宮使則稱有令至遣使賻賵及致奠其儀節亦相倣云凡蕃國王薨訃奏至京于西華門內王地設御幄皇帝素服乘輿詣幄太常卿跪奏某國世子遣陪臣某官某奏某國王臣某

懋承制官至使者前宣制曰皇帝致問爾某國王某得何疾而逝使者答故其儀略如臨受王公大臣訃奏之儀但不舉哀凡文直都督等官訃至遣官齎香鈔諭祭或給與祭文令歸自祭其來京疾故者遣官諭祭或賜棺賜葬外國使臣病故者所在官司賜棺及祭

右遣使弔勞及祭奠告終唐敕使冊贈則受冊于朝堂載以轜車備鹵簿至第妃主以內侍爲使贈者以蠟印畫綬冊贈必因其啟葬既葬則受于靈寢既除則受于廟主人公服而不哭或單衣而介幘受必有祭未廟受之寢

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也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令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禬也　小宰荒受其幣玉之事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賙委之禮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

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皆爲凶年變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塗塗飾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禮國有飢人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榭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　孔子在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也祭事不縣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

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

隱公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右荒禮與荒政考及喪荒之聯事互文相備

凡以神仕者以禬民之札喪　朝士若邦札喪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君于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

唐開元禮皇帝中宮云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東宮云皇太子遣使勞問諸王疾苦外祖大臣等各隨言之所司先于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于庭中近北設使者位南向皇太子儀東向又于使者位之南皇太子儀位之東三丈所設主人位北向皇太子儀西向其府國寮屬並陪列于庭中之左右

國官在東府寮在西俱以北為上中宮及皇太子儀無府國官以下使者至掌次者延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禮者中宮則內典引下皆倣此引使者出次立于門內東向史二人中宮則內給使二人奉制書案中宮及皇太子云令案下准此立于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受勞問者立于門東西向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先入立于門內之右西面贊禮者引使者入就庭中位立持案者立于右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就庭中位立北面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中宮稱太皇太后等有令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出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隨出各即門外位受勞問者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退

就次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問疾者聞不堪受制則子弟代受如上儀都督刺史禮同所異者諸導引之官以所勞問州府有司充之其使者京師者則謁者導引凡內侍之屬充使則內侍內堂侍以下准所慰勞者尊卑臨時准約皇太子如諸王妃主以下疾苦其存問家人親屬之禮率爾遣近侍勞問則主人受勞問之家侍之亦從家人親屬之式不拜迎拜送及不爲授受之禮　宋政和禮遣使問諸王公以下疾前期有司于受勞問者之第設使者位于受勞問者之左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者引使者立于門西東向引受勞問者立于門東西向史二人以案奉詔書立于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望闕位立史捧詔書案前行

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搢笏取詔書執笏加詔書于笏上史以案退使者稱有詔受勞問者再拜使者宣詔書訖受勞問者又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跪搢笏使者以詔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詔書于笏上各俛伏興復位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餘同開元禮遣使問帝姬以下疾以內給事一人為使其禮並同所受詔書皆寢閤受之

右札禮及問疾禮唐制凡四方之水旱蝗天子遣使者持節至于其州位于庭使者南面持節在其東南長官北面僚佐正長老人在其後再拜以授制書其問疾亦如之

大宗伯以弔禮哀禍烖禍烖謂遭水火　小行人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禍烖水火　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烖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

侯哉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

火亦三日哭　魯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三年喪畢

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　宣公之宮也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

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

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迫近言親禰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

無譏矣　哀公三年司鐸火司鐸宮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

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　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火

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來也使司寇出新

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于宮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

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

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　襄公三十年冬十月會于澶淵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　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爲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言懼而名禮其庶乎　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吾爲有司故拜之

右弔災禮（日月薄蝕天裁也山川崩竭地裁也水旱疾疫人裁也鄭注禍裁惟以水火當之以邦交相弔之禮惟遣水火則有之其餘不聞有弔也至祈禳殺禮則凡裁皆當行之）

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 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裁 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使隣國會合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于太廟三日君不舉（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 或曰君舉而哭于后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死其所受于天子也） 大夫死眾士死制（眾謂君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 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所當辯辯猶正也） 狄人滅衛衛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 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戶） 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 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三十兩三十匹也）

昭公六年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定公五年夏歸粟于蔡（蔡爲楚所圍故魯歸之粟）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　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趙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毋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降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右禬禮（弔禬禬恤之禮凡遇禍烖圍敗寇亂皆通行之春秋傳澶淵之會諸侯謀歸宋財是禍烖之禬禮也哀公十五年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是圍敗之弔禮也衛獻公奔齊公使厚成叔弔是寇亂之弔禮也）

大宗伯以恤禮哀寇亂（恤憂也隣國相憂）　詩載馳載驅歸唁衛侯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衛侯出奔齊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瘠厚成叔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率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

盜殺衛侯之兄縶公如死鳥死鳥衛地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

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己臣使比敝臣下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人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賓將掫掫行夜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設火燎以備守昭公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弔亡國曰唁弔失國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襚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言以羞君及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屈曰朐申曰脡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

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袵受袵衣下裳當前者之器謙不敢求索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禮臣受君賜答拜謂之辱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器謂上所執節壺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執謙問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噭然而哭噭然哭聲貌諸大夫皆哭

既哭以人爲菑[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以幬爲席[幬車覆笭]以幦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于大夫]　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　吳子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　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不賜私姑又使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右恤禮唁禮[弔失國曰弔弔亡國曰唁唁亦恤禮之類小行人國札喪則令賻補凶荒則令賙委師役則令槁襘禍烖則令哀弔賈疏云凶禮有五惟不見恤禮當于師役中兼之]

六典通考卷百十八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歷代大喪禮 王后皇太后皇太子皇后皇妃喪禮附

古昔黃帝之世喪期無數中古聖人始立三年之制孔氏傳曰堯崩舜諒闇三年遏密八音商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諸儒皆云諒闇默也唯尚書大傳以諒闇爲凶廬葢東海伏生所說而鄭元因之爾晉博士段暢云素服心喪謂之諒陰古者天子居喪衰斬之制既葬而除服諒闇以終三年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

見諸侯春秋傳曰在喪王曰小童諸侯曰子旣葬則否是葬而除服之證也周衰禮廢景王有后嗣子之喪旣葬除喪而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燕樂以早亦非禮也漢氏承秦苛嬈之后督率天下爲天子終服三年孝文帝患其下不可久行乃更以意制爲祥禫除喪卽吉曹魏因之遂以葬訖爲限嗣君皆不復終諒闇之制君子以爲譏焉梁武帝始命儒臣輯次古籍撰立凶禮別爲之儀注會遭亂離毀佚畧盡唐初徙凶禮居五禮之末而其時許敬宗李義府方希旨求幸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國卹一篇遇國有大故則臨時采掇比附以從事事已輒諱而不

傳及元宗定開元禮于天子凶禮亦闕焉惟杜佑通典稍採存元陵儀注頗爲近古今備錄之以著缺典至周官戴記及諸經傳所載大喪之儀詳具官聯考不贅列云

告天下曰天子崩曰天王崩（史書策辭）復曰天子復矣（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告喪曰天王登假（登上也假已也若僊去云耳）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謙未敢稱一人）生名之死亦名之（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取于天子號也）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

通典小宗伯懸縗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太僕掌懸喪首服之灋于宮門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孔穎達曰祝佐含斂先服故先杖也子亦三日而杖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七日

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言耳

書

顧命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底蒻苹綴雜彩以有文之貝飾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豐莞彩色爲畫彫刻鏤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元纁黑綬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爲三重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胤國所爲舞者之衣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次輅玉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雀韋弁惠三隅天子路寢門一名畢）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室廉曰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皆吉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

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酌者實三爵于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上宗曰饗讚王享福酒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王三答拜敬所白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廷實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蘇軾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

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
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
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
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
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
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
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
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
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
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
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

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毛伯來求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王新有三年喪）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

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從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復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同明為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同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同反喪明未稱王而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統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位謂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己聽于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日知錄周之末世有不待葬而先見廟者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于榮錡氏五月庚辰見王六月丁巳葬景王其日見王者見王子猛于先王之廟也不待期而見王猛不待期而葬景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

漢制皇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天命有終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子新崩梓宮在殯太子已即位不可但稱皇帝未及定謚故曰大行皇帝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于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此即非告訃之辭謚法者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者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

有大德必受大名若稱謚也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
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帝
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
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
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以營陵餘地為西園
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
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容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寶米穀
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候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高祖以
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
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中望外內張綿絮以鄣外以皓木
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纒以皓皮四方置墉中主居其中央七

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壙中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已下
棺也羣臣上尊號曰高皇帝是日太子即皇帝位賜給喪事者
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
五千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斥上擴上也二千石以下有差已
藏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坐爲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爲俑人
無頭坐起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
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文帝崩遺詔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
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
時禁無得擅哭臨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
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以布衣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

中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因山爲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爲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填之卽以爲墳故名復土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槨穿復土屬將軍武賜諸侯王以下金錢各有數

馬端臨曰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羅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纖之文以是觀之孝文之意欲革秦之苛法耳秦務欲尊君抑臣意其所以令臣民者哭臨之期衰麻之制必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以帝爲其薄釋其重服而爲大功小功纖去其久臨而爲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懇惻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爲卽吉之漸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邱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illegible]帝卽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卽位益葬[illegible]急促而以吉禮卽位其不能諒陰三年可知也景帝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豈孝文遺

詔爲之平元始五年平帝崩于未央宫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及元后崩莽乃自服三年

後漢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宫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宫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宫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

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漢書儀曰帝崩含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縫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藏之崩皆以斂飯含珠玉如禮飯以珠含以玉槃冰如禮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也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以符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

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道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駔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瑑沙除以斂尸令上得流去也疏讀爲沙東園匠武士下釘衽藏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註衽小腰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

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册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百官羣臣罷入城喪服如禮太常三公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喪期依前漢制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光武遺詔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帝制度務從省約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

因奏鄴葬儀以木爲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褰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簞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走卒皆布襦幘太僕四輪輴爲賓車大練爲屋幔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立乘四馬先驅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斿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啟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

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黄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卻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太史奉哀策謚進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絲參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亦幘不冠絳科單衣持

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渝櫂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衣布幘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書也檢校果然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明器神明之也筲八盛容三升筲畚種類

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薑桂之屑黍飴載以木桁桁所以庪苞屑甕瓶也覆以疏布甒二容升醴一淸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衞彤矢四骨短衞注見既夕篇彤弓一巵八牟八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槃匜盥器杖几各一葢一鐘十六無簴鎛四無簴磬十六無簴壎一籥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琴六瑟六竽一筑一坎侯一干戈各一笮一甲一冑一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東茅爲人馬謂之芻靈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二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罇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

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元三纁三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塗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輦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尙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于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粗服服大紅還宮返廬立主

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于廟如禮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二升都布練冠醳小紅服纖醳纖服畱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畱黃冠百官衣皂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光武崩趙熹爲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上同席熹乃正色扶下諸王以明尊卑顯宗崩熹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于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

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爲儀自此皆降損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閤室

魏武臨終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服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帝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葬葬畢告反蜀先主遺詔既崩羣臣發喪滿三日除服到葬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縣令長三日便除服黃初二年文帝文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無造園邑此詔藏之宗廟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

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
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爲古禮無稱
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
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于后
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
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
當如林議稱大行景初中明帝崩于建始殿殯于九龍殿尚
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于高皇稱元孫之子云
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元說皆云天子諸
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旣葬容衣還儒者以爲
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

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于制度則不如禮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爲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向書又訪容衣遷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蔡邕以爲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填衛之禁而合于如事存之意可見于門內拜訖入帳歸乃除服魏皇后崩繆襲議銘旌曰自殷以前復與銘旌皆書姓男名女字無書國者周之復天王稱天子諸侯某甫秦漢皇帝皇后太后復書銘置之柩舊禮書銘皆不書國號后亦不書氏魏爲天下之號臣子所以稱魏故某侯某者以自別耳太后不宜復稱魏按左氏云天王崩不言[illegible]怡奏祖號以稱廟不宜以

銘旌禮未有主作重既葬而埋之故銘旌宜與重俱埋廟外之左尚書奏烈祖之號宜改施新銘旌故旌故杠如怡等議與重俱埋

晉宣帝崩文景並從權制及文帝崩國內行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服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帝將謁崇陽陵詔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嘗見山陵何心無服議以衰絰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上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喪禮實行何為除服若因此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

憚復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之若曰且使主上遂服猶為善乎立曰若上不除而臣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晉習鑿齒曰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于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于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謂以孝治天下乎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為沉痛況當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草軺輦板輿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餘居喪制如禮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

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除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三年之
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
即吉情所不忍有司又奏昔周康王始登翼室猶載冕臨朝
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唯陛下割高
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
所不堪也當敘吾哀懷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
傷爲憂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以吉奪之乃所以
重傷至心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文帝崇陽陵先開
一日遣侍臣侍梓宮又遣將軍校尉當直尉中監各一人將
殿中將軍以下及先帝時左右常給使詣陵宿衞十年武元
楊皇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

博士張靖議太子宜依漢文權制割情除服博士陳逵議太子宜令服重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杜預奏謂之制乃因自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既虞爲斷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既卒哭太子及三夫人以下皆隨御除服 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卞権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于西階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権雍議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于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爲當在太極殿下諸王廬復應在何所権雍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于翼室先儒云翼室于路寢今宜于太極殿

上諸王宜各于其所居爲廬朝夕則就位哭臨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爲綬囊以布爲之劍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衰之喪不佩劍綬摯虞以爲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盾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宜定新禮布衣劍如舊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遏密八音豈有釋其縗絰以服元黃黼黻哉雖于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駁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巾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元衣朱裳此鹵簿所從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摯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虞按禮葬有

祥車曠左則今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輅使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明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用新禮設吉服導從其鼓吹宜除銘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遣車易以轝牀轝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練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輓歌出于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衛杖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摯虞以輓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衛杖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宜定新禮如舊

咸甯二年十一月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泰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王亮薨武帝並舉哀三日

江左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成帝咸康七年杜皇后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

官曰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何處凶門柏歷大為煩費停之

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死者之祭繫于木表以葦席置于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古古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弔幕之類也

是時又詔曰重壞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潔埽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

恭皇后山陵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註黃紙有爵土者削降禾嘉中江統議雖不奔山陵但三年不與不敘于義為輕今更立如隱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郎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為限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宣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以先制禮為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衎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詔宜依濛所上施行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

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二十四人詔停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大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爲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廢樂太元六年爲王皇后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事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爲斷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爲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

從之

宋武帝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准之議鄭元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案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其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初武帝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闕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及蕭皇后崩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于塋域之外別爲一壙乃開別壙與興甯合墳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温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于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于西廨設廬皇太子心喪三年有司奏喪禮

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閒服以綅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一期不應復有禫宜下以為永制詔可崔元凱喪儀曰銘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于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為馬以泥為車疏布輤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斬取骨脛車各載一枚

齊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啟諸奠九飯之儀不左僕射王儉議奠如大斂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范甯云將窆而奠雖不稱為祖而不得無祭從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廟今還祔葬葬有虞以安神神既已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祭王儉議范甯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為其歸神將安舍中世改葬即墓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云既窆設奠于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氏脩復五陵宋朝

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從之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遏密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郎何佟之議放勛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成帝于時亦不作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于時何充議曰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從之有司以世祖文皇帝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羣臣泄哀之儀應定准博士陶韶以爲皇帝宜服祭服出大極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太常丞李撝議曰晉景獻皇后崩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違后與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禮矣今事非嗣武理無深衣之變但應弔服出正殿舉哀百寮致慟亦如常儀何佟之議曰主上雖仰嗣高皇嘗經北面世祖在三

之恩理不容替竊謂世祖祥忌至尊宜弔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表仍致哀陵園詔可

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梓宮將登輼輬侍中版奏已稱其謚皇帝遣奠出于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輼輬版奏皆稱其謚皇帝登輼輬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于元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

博士沈文珂議宜服吉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案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侍之官悉著衰斬唯著鎧不異此即可擬左丞徐陵云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侍御獨爲衰絰若言公卿胥吏並服衰絰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公物並吉司事者凶豈杖絰而奉華蓋衰衣而升玉輅耶謝岐議曰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苴衰此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扆其在西階稱爲成服亦無鹵簿豈容凡百庶士悉服重而侍中武衛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吉不異詔從師知議

後魏自道武以來及諸帝悉依漢魏之制既葬公除孝文帝

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于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爲之一進粥于是諸王公等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並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詔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不從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與羣臣相慰勞太尉丕等進言曰遠祖有大諱之日惟侍送梓宮者凶

服左右皆素從吉四祖三宗因而不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絰帶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漢魏晉之所同也帝曰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太尉丕曰魏家故事大諱之後三月必迎神于西藏惡于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能以道事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至此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

臣馬端臨曰古者天子之喪七月而葬喪期至于三年則必備物盡禮以致其孝勿之有悔焉耳秦漢以來君爲短喪之制例以既葬釋服于是唯恐葬期之不促自兩漢至六朝人主之喪大行在殯少有及兩月者是天子而不克行大夫士之禮也魏孝文力行古道獨爲三年之喪　延昌四年宣武其臣固請而始葬既葬而終不釋服賢哉

帝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奉迎太子于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明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即位之禮太尉崔光等曰太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于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璽授太子跪受服皇帝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臣立于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孝明帝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于瑤光寺詔特爲齊縗三月以伸追仰之心有司奏按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魂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損尊遁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寺庭局狹非容百官之位但因葬日衞路奉接成義君臣始終情禮理無廢絶輒立儀如別內外羣臣權改常

服單衣裘巾奉迎之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

宜下詔可

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

請累旬乃止及葬帝祖跣之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

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禮宜遵前典百寮宜依遺令

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由三年之制五服

之內亦令依禮

胡寅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爲裴杜所惑行禮不備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苫塊卒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止于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于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冠與師伐隣此皆禮所不得爲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論曰人有生而必死故先王順歸往之義而定爲飾終

之與自天子達于庶人哭泣有節衰麻有數其文籍藏
在天府其儀式頒于四方舉天下臣民莫敢不遵而守
焉周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惡禮文之害已而共
去其籍故雖孟子之賢未嘗學諸侯喪禮而三年之喪
滕之百官族人皆不悅以爲魯宗國吾先子未之能行
然則天子諸侯之喪禮其時廢壞久矣遭秦焚書漢儒
收拾于殘燼之中所存者惟士禮十七篇二戴之記錯
雜其間莫能取正世主回惑無所折衷是以漢文矯除
亡秦之規獨創師心之制變煩苛爲簡易示臣民以安
便魏晉以下樂新令之易從而憚古制之難復也遂相
與因循而不革惟晉之武帝後魏之孝文後周之高祖

孫慕天至慨焉希古而其時在廷諸臣杜預傅元高閭李彪之徒務爲諂佞以欺其君而莫知將順其美此所以古禮幾興而復廢也古者諒陰之制三年不言既葬而後改服終喪而後卽吉書稱格于文祖受終于廟舜禹之事所以爲萬世法也殷人既練而祔祔而後卽位周人卒哭而祔亦祔而後卽位其禮漸變其期浸迫然而葬以七月改元以踰年猶未敢遽忘其哀戚之志也秦漢以來葬不及期有崩後旬日而卽位者然猶曰既葬也東漢以來太子卽位于大行之柩前然猶曰既殯也至北魏宣武帝之崩太子不待明而卽大位天崩地裂之時而晏然襲袞冕于廟堂之上此豈有人心者所

忍爲乎秦漢之蔑禮尙不及是矣雖然元氏夷狄也其君自孝文而外未有可與言禮者獨惜當時之北面于其朝者一切皆不學無術之人而甘心導其君爲變古戾常之𭅺國之棄禮若此雖欲不亂且亡焉得乎